

# 孔笙：快乐的原点在摄像机背后

## 文化名家

孟小明

◆ 个人简介 孔笙，1960年生，现任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导演、一级摄像师。系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名家，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担任摄像、导演共拍摄影视作品300多部(集)，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摄影奖。执导拍摄的电视剧《民警程广全》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警务110》荣获中国电视“金鹰奖”一等奖，《北平无战事》《父母爱情》《琅琊榜》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温州一家人》和《北平无战事》让孔笙连续两年荣获上海电视节第19届白玉兰最佳导演奖、第20届白玉兰最佳电视剧大奖。15日刚刚结束的澳门国际电视节上，《琅琊榜》又荣获第六届澳门国际电视节优秀电视剧大奖。

作为当今鲁剧的代表人物之一，孔笙从2005年联合担任导演的《闯关东》开始，连续十几年佳作迭出：《生死线》《钢铁年代》《风车》《战长沙》《父母爱情》《温州一家人》……题材跨越工业、商战、谍战、都市情感、历史战争等各种领域，在延续鲁剧一贯优质厚重的品格之余，屡屡创下收视神话。在这种神话背后，是一个山东汉子生动而有张力的人生故事。

### 不拘一格焕发崭新的生命力

天性好玩的孔笙，因为偶然去了一次摄影棚，就被摄像机背后的世界给迷住了。1991年，他如愿成为山影集团(原山东影视中心)专业摄像，到1995年拍《孔繁森》的时候，孔笙已经从摄影助理成长为一名主摄像师。他喜欢大胆尝试，不拘一格。那会儿音乐MTV风靡一时，孔笙心里直痒痒，见缝插针地把李娜演唱的主题曲《走进西藏》拍成MTV。雪域高原翻滚的云层下，一头小灰驴儿用尽全力奔跑，那个镜头至今令人难忘：天地那么辽阔，你不必是一匹骏马，哪怕你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小毛驴，你也能尽全力奔跑，因为你是欢喜的，你是自由的！

1996年，孔笙独立执导了电视剧《民警程广全》并一举拿下“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公安部“文化精品工程奖”、



山东省优秀电视剧奖等各类奖项，对一位新人导演来说这简直是奇迹，但对于喜欢新鲜和大胆尝试的孔笙来说，同事们似乎也没有过分惊讶。敢于“吃螃蟹”的劲头儿，让孔笙打破了各种经验塑造的传统视点，赋予作品崭新的生命力。在《海上圣火》中，孔笙成功地运用了16毫米胶片的电影摄影技术和艺术手段，也因此获得“飞天奖”优秀摄影奖。

拍摄《温州一家人》时，孔笙在法国外景地发现法国业界同行将艾丽莎这一用于拍摄电影的摄影机来拍电视剧。经过认真学习和研究后，孔笙尝试着在《北平无战事》夜景、群戏、大场面的拍摄中广泛运用了这一技术，随后在《温州一家人》和《琅琊榜》中也运用了这一技术。“电视剧是一种画面艺术、视听手段，你是否真正会运用这些手段讲故事？是否还在意这个光线？”摄影师出身的孔笙，不反对电视剧是商品，但始终坚持电视剧是艺术商品。这种对光影艺术的执着追求，成就了他的作品超出寻常的“画面美”。代表作品《琅琊榜》就一度引发网友们对“精美构图”的解析热情，各种分析

帖子在豆瓣以及各大社交平台纷纷涌现，被网友疯传，铺天盖地的势头让一向谦逊内敛的孔笙直呼“太夸张”了。

### 细节的真实让生活充满质感

纵观孔笙的作品，题材上几乎没有重复的。“不去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这就是孔笙的创作宗旨。

说起来，孔笙最初引起业界关注的作品不是囊括各类大奖的《民警程广全》，而是《前门楼子九丈九》，身为山东人却将北京的风土民情拍得有滋有味，着实令业界刮目相看。而孔笙的第一部战争题材作品《生死线》，在豆瓣上获得了9.0分的高分，真正把孔笙推向了全国“一线导演”的地位，这也是他情有独钟至今最喜爱的一部戏。当大家带着“大题材”的目光去看孔笙时，他却用一部《父母爱情》令世人发现他内心的另一个世界：细水长流的日常，不离不弃的爱情。

细节的真实也是孔笙一贯坚持的。拍《父母爱情》时，为了还原那个时代的场景，剧组辗转寻觅一座70年代的海军大院未

果，最后不得不在一个没有现代建筑的地方，从无到有搭建了海军大院、营房等，还特意找到一些那个年代的人一起回忆那段时光，力图在服装、道具、场景、音乐方面都能回到那个年代。《琅琊榜》中静妃捣药的铜炉，梅长苏整日抱在手中取暖的手炉，都是真材实料，“你不能让演员捧着一个冰凉的手炉，假装在取暖”。在《北平无战事》里，刘烨、陈宝国的军装都是在上海的裁缝铺子里量身定做，一人好几套，一套好几千呢。真实的细节让作品充满生活质感，《风车》里迎风转动的风车、布满苔藓的水池，《战长沙》里被大火无声无息烧尽的灰色古城，《琅琊榜》里梅长苏回眸一霎红了的眼圈……孔笙在他的作品里创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瞬间。虽然一路走来这份坚持也面对着荆棘密布，诸多作品也经历了“没人投”、“没人买”、“买下来也没人看”的尴尬困境，但心底的那份执着，终究是让他不重复和细节真实的原则真实拥抱了成功！

### 快乐的原点在摄像机背后

刚刚关机的《欢乐颂》又是一个不肯重复，拍了20多年的“男人戏”。为了证明自己也能拍“女性”，本来由年轻导演操刀，可孔笙忍不住又亲自披挂上阵了。电视剧《欢乐颂》，聚焦当代都市青年的工作和生活，理想和现实，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孔笙尽力让它显得“既生活化，又有喜剧效果，还有一点时尚因素在里面，总之，就是跟过去的都市剧‘不太一样’”。又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追求，虽然有点担心，但孔笙还是坚持拍就一定拍出“新的东西”。

天生的谦虚和亲和力，使孔笙周围聚集着合作近20年的同事和合作者。2011年孔笙等人成立了东阳正午阳光影业公司，希望把正午阳光变成一个真正造梦的地方。《北平无战事》《琅琊榜》《温州一家人》陆续制作完成，孔笙说：“我们更多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骨肉亲情，兄弟之情，赤胆忠心、匡扶正义、诚信友善等，这都是中国人丰富而真实的情感世界——这样的世界观，也是和我们创作者内心世界相吻合的。”

当孔笙谈起他的作品，他的下一个计划，他对创作的执着和坚守时，浑身上下就充满了孩子般纯真的热情。这使你不禁想到：那些所谓成功的耀眼的光环似乎只存在于他人眼中，是观众额外的馈赠，而他全部快乐的原点只有摄像机背后的那片天地。褪去所有成功的标签，孔笙只是个依然有梦的真诚的电视人。祝愿他放飞梦想，在希望中继续书写传奇！

# 革命通俗小说民间化叙事的优秀之作

## ——《桥隆飙》重读



### 齐鲁艺谭

房伟

◆ 《桥隆飙》中不时出现的诙谐俚语，被作者不时用于人物的日常对话，续接了《林海雪原》的“黑话”传统，使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间智慧。“人多乱，龙多旱，母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婆婆做饭”；“渔家媳妇会做鱼，气死哈尔滨的‘鲜鱼居’”；“老婆老婆，眼泪一窝，养孩子一拖，累得丈夫腰弯背驼”……这些话糙理不糙的大白话，既符合人物粗浅的学识背景，也适合广大农民的阅读习惯，以当今的审美观之，它所显示的民间化倾向别具借鉴价值。在抗战的大文化背景下，草莽英雄抗战题材小说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要立足于战争的需要，也需要发挥传统的、旧有的、易于被老百姓接受的形式。

### 民间化、通俗化的审美旨归

老作家曲波一直以“红色经典”《林海雪原》为读者称道，殊不知他的另一部战争小说《桥隆飙》同样呕心沥血，但未能获得应有的影响力。《桥隆飙》是曲波继《林海雪原》后精心打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们都是曲波亲历战斗生活的再现，同为倾情之作，196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10万册，但尚未发行就被江青获知，调去几本审阅后，将其定性为：一株大“毒草”，不准出厂，就地销毁！随后，遭到“四人帮”的迫

害、封闭、禁读、毁灭，作家的一片心血付之一炬。幸而“文革”结束后，《桥隆飙》得以重见天日，成为民间抗战题材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对桥隆飙传奇经历的描写，一个古典小说中的“李逵”式形象跃然纸上：没受过正统教育，从家旁仗义的困境中愤然起义，企图以一己之力对抗世间一切不平等，找到一伙志同道合的异姓兄弟后，大家结为草莽英雄除暴安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除开主人公的成长经历，由“我”亲眼目睹桥隆飙的一个个战斗故事更是精彩绝伦，夺人心魄：他十字双佩两把匣子，腰间横插一柄短剑；将近两百米的距离开枪，十打九中；在平州城巧夺敌人洋马，佯扮鬼子从敌人眼皮底下绝尘而去。

### 接地气的圆形人物塑造

流氓主义、经验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侠义思想、绿林作风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但同时他又认真理，识好汉，错得干脆，改得也果断。这些富有张力和矛盾的人物性格刻画，使桥隆飙成为“革命通俗小说”中较少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圆形人物。相对于杨子荣式的“高大全”形象，他显得十分“接地气”。这个生长于草莽的野地英雄，即使在被共产党“招安”后，仍保持着流氓气息的话语：“政治工作，就是尊老百姓是爹娘，视敌人是豺狼；无条件地敬爹娘，毫不留情地杀豺狼。政治是跟兄弟叫同志，对待同志要和亲兄弟一样，不能动军阀。政治就是打仗要安家，村长、乡长、区长、县长都是咱们的，这叫根据地；政治就是敌人跪下缴枪后不杀。政治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杀了敌人，别杀他全家。”从桥隆飙的口中，“政治工作”的实质完成了民间化翻译，宏大的主题被戏谑化的大白话所解构、重建。

肖元山是《桥隆飙》中另一个被全力刻画的人物。每每神机妙算的他，类似于古典小说中“军师”的位置。但与《三国演义》中“状诸葛而近妖”不同，曲波为了使肖元山的神通广大、多才多艺不成为无根之水，下了一番苦功，将他描绘为苦大仇深的“复仇者”形象，用“复仇”的经典情节作为肖元山勇猛精进的注脚，使人物形象得以站立。肖元山的初次亮相，就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伪装为一个瞎眼的江湖说书人，三言两语吸引来大批围观者，放松了敌人的警惕，才能使其后的战斗顺利进行。

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他都发挥了多才多艺、社会关系广泛的神通，佯扮成表演魔术的杂耍艺人、青岛大名鼎鼎的戏界名流，让读者在惊叹于他的百变身份后，大呼过瘾。桥隆飙和肖元山一智一勇、一动一静，使小说的人物配置趋于稳定，而又适时变幻，这也是曲波有意从传统小说中吸取的民间元素。

### 坚守民间趣味

《桥隆飙》中不时出现的诙谐俚语，被作者不时用于人物的日常对话，续接了《林海雪原》的“黑话”传统，使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间智慧。“人多乱，龙多旱，母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婆婆做饭”；“渔家媳妇会做鱼，气死哈尔滨的‘鲜鱼居’”；“老婆老婆，眼泪一窝，养孩子一拖，累得丈夫腰弯背驼”……这些话糙理不糙的大白话，既符合人物粗浅的学识背景，也适合广大农民的阅读习惯，以当今的审美观之，它所显示的民间化倾向别具借鉴价值。在抗战的大文化背景下，草莽英雄抗战题材小说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要立足于战争的需要，也需要发挥传统的、旧有的、易于被老百姓接受的形式。

但抛开《桥隆飙》表面浅显的语言和绿林好汉式的复仇故事，它“又红又专”的深层立意昭然可见，小说演绎了当时流行的革命理念，探讨了农民革命必须行走的道路。从表层结构看，《桥隆飙》描述的是一支叫做“鬍子军”的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斗争活动，然而作者的深层动机是通过描写中国共产党对“鬍子军”的改造，显示“只有不破的真理”——“农民的革命斗争，只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走向彻底的胜利。”所幸的是，《桥隆飙》并没有成为单纯的政治传声筒，它民间化的叙事尝试稀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这支来自齐鲁大地，充满了民间野性活力的其他革命军，使《桥隆飙》获得了迥异于其他革命题材小说的独特美学品格，但也正因如此，它被当时审美高度政治化的审查机制所不容，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上世纪60年代，作家们在迎合单调的主流文学和另辟蹊径的自觉文学追求中艰难前行，《桥隆飙》则是曲波坚守民间趣味、借鉴古典小说的民间化叙事，迎合老百姓阅读期待的卓越尝试。

(作者系山东大学副教授，山东省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